

29岁印尼小伙的婚恋观： 主要看两人 是否合得来 “那个女孩” 你在哪？

叶辛的长篇小说《婚殇》在甬城掀起“婚恋观”大讨论，宁波网友纷纷晒出了对当代社会中青年群体不恋、懒婚、不婚的意见和看法。近日，记者采访了一位已在宁波生活多年的印尼华裔小伙，听听他对恋爱和婚姻的看法。



魏权汉 记者 殷欣欣 摄

1 印尼小伙已经完全“中国化”

“无论恋爱还是婚姻，主要还是看两个人是否合得来。至于物质条件等外在因素，我觉得虽重要，但也没有那么重要！”印尼华裔小伙魏权汉在宁波已经10多年，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已经融入宁波，成为一名“新宁波人”，还曾荣获宁波市政府颁发的“了不起的新宁波人”称号。

“我很喜欢中国，喜欢宁波，想扎根宁波，在这里安居乐业、娶妻生子。”魏权汉今年29岁，2012年来宁波大学留学读本科，后来又读了硕士，毕业后留在宁波，目前自主创业，从事翻译行业。

采访约在宁波图书馆，魏权汉说，他的日常生活比较简单，除了外出工作外，其他时间则是泡图书馆、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拜访朋友。最近，他有一个60000多字的汉译英文字翻译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里翻查资料，进行最后的校对环节。

魏权汉外形十分帅气，浓眉大眼、深邃的眼窝、高挺的鼻梁。言谈之间，很是开朗自信。

一开始，记者还担心双方沟通存在语言障碍，交谈后发现他普通话非常标准流利，甚至没有口音。“很多中国朋友都说，如果事先不说，根本看不出我是外国人。”魏权汉笑着说，自己从内到外已经完全“中国化”。

2 参加咏春诗词大会夺“最佳选手”

魏权汉非常活跃，积极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早就把宁波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在宁波多年来累计献血19000毫升，曾获得浙江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书”；他参加奉化区桃园咏春诗词大会，推介奉化水蜜桃，获“最佳选手”荣誉，还获得天一阁汉语大赛团体第一名。

其实，魏权汉是第三代华裔，他的爷爷是福建人，年轻时下南洋去了印度尼西亚做布料生意，后娶了当地姑娘，留了下来。遗憾的是，爷爷在魏权汉父亲比较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和爷爷在时空中并没有交集。但是，魏权汉对中国并不陌生，小时候他曾跟随父母到福建探亲“寻根”，高中毕业时，他也是抱着“归根寻乡”的想法到中国留学。

魏权汉初到中国，几乎一句汉语都不会讲，有一次他独自从学校外出，结果不小心迷路了。看着外面闪烁的霓虹灯以及陌生的路牌文字，他陷入迷茫与孤独。于是，接下来，他努力学习中文，除了认真上学校一周四次的留学生中文课之外，还积极参加各种校内活动，广交朋友。

魏权汉在语言方面似乎有些天赋，他用了两年时间，已经可以非常流利地用中文表达。而且，他的英文在印尼就开始学，目前几乎相当于母语水准。“我还作为交换生去韩国一年，如今我的韩语也可以满足日常沟通。”魏权汉自豪地说。

3 决定在宁波落地生根

“要融入当地，就要融入当地的文化，而要融入当地的文化必须先掌握当地的语言。”魏权汉说，他硕士毕业后决定留在宁波，在这里落地生根，娶妻生子。

魏权汉的前女友就是个中国女孩，两个人在一起谈了两三年，最后因为性格不合而分道扬镳。“我希望碰到任何矛盾都能以比较包容的态度冷静处理，而她脾气有点‘暴’，碰到事情容易大吼大叫。”魏权汉说，在他的价值观里，婚恋还是主要看“人”本身，至于房子、车子等外在经济条件则相对没那么重要。“在印尼，身边的普通家庭一般就住六七十平方米的房子。大家对房产这方面不怎么看重，平时也很少关注和讨论房产。没有条件的年轻人租房结婚也很普遍。”

当然，对物质条件不看重并不代表不努力。我目前在努力创业，公司不断向好发展，我也希望为未来的家庭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

29岁的魏权汉在印尼已经算得上大龄单身男青年，他说当地同龄人一般22岁到26岁结婚。对于其“大龄未婚”，父母虽然关心他的婚姻大事，但并不催婚。“父母只是偶尔问一下，但绝对不会给子女任何压力。毕竟婚姻是自己的事情，我们几乎没有来自自身亲朋好友的压力！”

魏权汉说，他满怀期待地等待那个合适的女孩出现！

记者 殷欣欣 文/摄

帮18名老人讨回6万元欠薪 “安薪老娘舅”工作室 让人安心！

18名老人，年龄50岁到70岁，家庭清苦，大多从事保洁岗位，有的被欠几百元，有的几千元，零零碎碎加起来，被拖欠的工资有6万多元！近日，象山县丹东街道“安薪老娘舅”工作室经过50多天的调解和努力，帮他们讨回了被拖欠的工资。

钟阿姨是江西九江人，今年55岁。去年6月，她经人介绍来到象山县丹东街道的一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做保洁主管。起先工资发放还算正常，可是从8月份开始，连续三个月她都没有拿到工资，累计有1.2万元。

钟阿姨多次向公司追讨欠薪，但都没成功。与她一同追讨工资的，还有包括10余名保洁员，大多来自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年龄50岁到70岁不等。她们有的为了生活，夫妻俩租住在400元一月的单间里；有的为了省房租，甚至常年住在物业……对她们来说，被拖欠的几百几千元工资，够她们生活好久。

在得不到公司的有效回应后，今年3月，钟阿姨一行人到象山县丹东街道安薪老娘舅工作室寻求帮助。

“当时‘老娘舅’让我们拿劳动合同，可我们根本没有签过什么合同啊！”钟阿姨说，她们这个岁数都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了，公司都没跟她们签合同，只让她们自己填一下记工单。

原来钟阿姨她们都是被派遣到象山的，实际受雇于江苏苏州的一家物业管理公司。按理说，她们的工资应该是苏州方来发放。且象山方的物业经理也表示，已经按照外包合同，将她们累计6万多元的工资款全额打给了苏州方。

受理这个纠纷的“老娘舅”周万立告诉记者，他们起初尝试与苏州方联系，但对方一直不愿配合。考虑到这些诉求人都超过了法定工作年龄，拿不出劳务合同，也没有有力的欠薪证据。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这类型的纠纷只能以民事纠纷处理。但无论是异地诉讼还是按照“劳动所在地”原则起诉，都将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情。再加上对方拒不配合，该案极可能败诉。

调解工作进入了僵局。但是很快，他们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在迷雾中寻“主”。既然苏州方不愿配合，那压力就给到象山这边。在申请法律援助快速稳定钟阿姨等人情绪后，另一边，“老娘舅”抓住象山方物业经理这个突破口，经过不断电话沟通，多次约他来调解室，通过释法说理，让他作为桥梁和苏州方交涉。最终结合纠纷双方的实际情况，“老娘舅”带头定下了“分期支付”方案：去年8月-10月工资由苏州方发放，11月-12月由象山方直接发放。目前，所有拖欠的6万余元工资已全额兑现，钟阿姨们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

记者 邱琼 通讯员 张林



“安薪老娘舅”在调解中。